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宗 璞

ZONG P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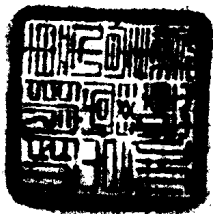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 宗璞代表作

郎保东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8863

1128863

责任编辑 王国钦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宗璞代表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12.75印张29.3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ISBN 7—5400—0029—5/1·28

统一书号：10385·154 定价3.50元

##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 前 言

宗璞在童话《吊竹兰和蜡笔盒》中，描写了这样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吊竹兰由于小主人照管的疏忽，自己鲜嫩的颜色有些变了。它哭泣着对主人说：“我不能光活着，我还得是我自己。你看看，我的颜色都没有了，我还算是吊竹兰么？”这时，蜡笔盒要给它涂上各样鲜艳的色彩，使它变得美丽起来。然而，吊竹兰却拒绝说：

“我要的是我自己的颜色。”

“我从来不拒绝改变。但那必须从我自己的生命里发出来——尽管那很痛苦，很艰难——”

宗璞后来提到这篇童话时说：“作为一个人，我们多么需要自己的本色！”（《风庐童话·也是成年人的知己》）是的，宗璞正是以这首优美的充满哲理的歌，咏唱着这种人生信念的。宗璞在创作上严谨沉潜的风度，坚韧执着的思想 and 艺术的追求，正是她这种品格的表现。

宗璞是1957年以短篇小说《红豆》而在文坛上引起人们的目的。这之后，尽管政治上的风云变幻，文坛上的风风雨雨，使她的创作受到沉重压抑，给她的艺术追求造成很大阻力，但是，我们从她的小说、散文、童话、诗歌的创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她从来没有为了追时髦赶浪头而随意涂抹和改变自己的本色。

她真正在以生命，支撑着自己的创作，在精心培育和滋养着自己的艺术。所以，她以艰辛的努力，在我国欣欣向荣的文艺苑林中，为我们开拓出了别有洞天的艺术境界。我们沉浸在这一美妙的艺术境界中，可以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和美的享受，领悟到艺术迷人的魅力。



宗璞曾说：“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人生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命。”宗璞特别赞赏英国女作家奥斯丁对小说所持的这种见解：“小说家在作品里展现了最高的智慧；他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表达他对人类最彻底的了解。把人性各式各样不同的方面，最巧妙地加以描绘，笔下闪耀着机智与幽默。”（《小说和我》）为了实现这一追求，宗璞把三十多年沉潜于创作的心血和精力，都倾注在对人生奥秘的探索上。她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一曲婉转、深沉、优美的咏叹社会人生的乐章。

在我国新时期的文坛上，探索人生之谜，是作家们一种较为普遍的倾向。而在这一追求中，宗璞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天地和描写对象：知识界和知识分子。宗璞出生在书香门第，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此后，她一直在文化部门工作，深深地扎根于知识分子群中。正是因为宗璞始终和知识分子同甘苦共命运，对他们的生活、经历、事业、思想、感情等等，有着真切的观察、体验和理解，所以她的作品，总是以知识分子生命中所闪烁着的真善美的绚丽思想光彩，深深地吸引着读者，给人以亲切温馨的慰藉、鼓舞和力量。

我国知识分子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大体上是生活在理

想与现实较为和谐的环境中的。这正如宗璞在《弦上的梦》中描写慕容、乐瑛的心情时所写的：“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里，那五十年代的日子，是多么晴朗，多么丰富呵！乐瑛觉得自己虽然平凡渺小，可就像大海中的小水滴一样幸福，也分享着海的伟大与光荣。”宗璞这一时期的创作，就是以一种幸福自豪、欢欣鼓舞的心情，描写了我们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对于光明未来的真诚向往和美丽憧憬。他们个人的生活之路尽管有时是坎坷曲折的，然而，他们在人生的严峻的考验和抉择中，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却不断地克服着自身的弱点，战胜了各种困难，把自己的一切都欣慰地奉给了革命事业。

宗璞的成名之作《红豆》，正是以女主人公江玫的这种精神风采，显示着作家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的。全国解放前夕那动荡的天翻地覆的年代，在江玫的生活和思想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方面，新的生活、新时代的曙光，在向她招手，像磁石般吸引着她；而另一方面，刚刚在心中萌发的爱情，也令她神往，使她激动和幸福。然而不幸的是，这两者在江玫的生活中，却不能和谐地统一起来。她和恋人齐虹虽然有着相同的情趣、爱好和文化修养，却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志向、追求和理想，所以江玫所陶醉的爱情，又成了自己奋力追求新生活的一种沉重的阻力。宗璞并没有把这一矛盾简单化，而是在江玫痛苦的人生抉择中，以深邃而细腻的笔墨，精心描绘了她思想感情复杂微妙的变化。江玫日益倾心革命，而又不忍割断情网的羁绊；她深深感受到了同齐虹的分歧，然而对这分歧的解决，又时常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江玫在祖国、革命事业和个人爱情的矛盾冲突的严峻考验中，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感情的磨炼，终于实现了同齐虹的决裂，表现了她追求光明、热爱祖国的宝贵品质。作者忠实于生活，写出了江玫在人



生抉择中所经历的心灵变化，赋予人物以真实的艺术生命力，使她的追求和品德可亲可敬，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继《红豆》之后，宗璞在《不沉的湖》中所精心塑造的年轻女舞蹈家苏倩的形像，也表现了她对人生要义的思索。苏倩把心血和精魂都融进了所热爱的舞蹈事业。然而，她潜在的腿病突然发作，竟把她和舞蹈事业分割开来，使她陷入悲痛和幻灭的深渊。苏倩在这沉重打击中，深深地认识到：“迷上自己的艺术事业是极应该的……可是最先该迷上自己的革命事业。”因而，她以舞蹈队的平凡工作，将青春又重新“化”在“革命里头”，更加欣喜地分享着集体奋斗的欢乐和幸福。人生有了美丽的皈依——“我们在火里不怕燃烧，在水里也永远不会下沉”——这是苏倩在生活痛苦抉择中所领悟到的人生真谛。

## 二

宗璞满怀深情所赞美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对祖国和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对信仰和理想的追求是炽热的。他们乐于为自己所热爱的一切而奋斗，勇于为自己所追求的一切而献身。他们在崇高的奋斗和献身中，净化了自己的心灵，使生命放出了异彩。宗璞在近作《团聚》中既以欣喜的笔墨，描绘了绾云对于五十年代大学生活所怀有的纯真而美好的记忆，同时又以惋惜的心情，展现了辛图灵魂的苍老和变异，感叹他随着岁月的流逝，将昔日的追求、热情和理想都泯灭了。这说明江玫、苏倩等艺术形像，至今仍然是宗璞所钟爱和憧憬的美丽的人生。

然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十年动乱中，却经历了悲惨的浩劫，他们的信仰、事业和理想遭受了沉重打击，他们的生活承受了巨

大灾难。在这一切都结束之后，宗璞再次潜入对于人生的执着探索时，她以悲愤而凝重的心情，通过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险恶命运，描绘了他们痛苦的心灵历程，表现了他们在逆境中自尊自爱、恪守情操、坚持真理、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和崇高品格。宗璞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透过人物的命运，对于这场历史灾难的血的教训进行着深沉的反思。她严正地捍卫着人的尊严和价值，强烈地呼唤着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使作品具有了更为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内容。

宗璞在《三生石》中所描写的大学女教师梅菩提，深刻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十年动乱中的高尚精神境界。梅菩提一直在这场动乱中旋转沉浮着，当一张张大字报开始猛烈袭来时，她茫然不知所措。后来，造谣诬蔑、罗织罪名接踵而来，这些无端的粉碎性的打击，使她惊呆了，但她没有恐惧，只是坚韧而蔑视地承受着外界的高压。然而，当她的身体和心灵渐渐适应了恶势力的种种攻击时，她由茫然而变成了深思，她清醒了，她认识到了自己是无辜的，无罪的，她决然要在这摧残人性的斗争中，继续做一个正直的光明磊落的人。梅菩提思想感情的这种复杂变化，实际上是对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生动写照。

正因为梅菩提在痛苦经历中真正觉醒了，所以，她同陶慧韵和方知一起，在与邪恶势力的抗争中，充分地显示出自己生命的力量：他们在残酷的折磨中，都忍受着个人巨大的不幸和悲痛，尽着自己生命的微力，彼此互相关怀和保护着；他们在任何威逼和摧残下，都没有放弃原则，苟且偷安，彼此以友谊和信任，互相支撑和鼓励着；即使在生命最危险的关头，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念和理想，彼此互相慰藉着。这是多么珍贵的友谊、伟大的精神、可贵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三生石》是作者以浸满血泪的

文字谱写的又一曲激动人心的生命赞歌。

宗璞在《弦上的梦》中所描写的女知识青年梁遐，也是在逆境中艰苦跋涉，自强不息，而使自己的生命充实起来的。梁遐在“文革”中有着极为惨痛的遭遇，在我们所常见的这类题材的作品中，作者往往都是竭力描写人物的心灵阴影，渲染他们精神上的创伤。然而，宗璞则没有落入这种窠臼。她热情赞美了梁遐在复杂的境遇中，不随波逐流的积极进取精神。在宗璞的笔下，梁遐的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她常常嘲讽人生，对生活抱着冷漠和蔑视的态度，但是，在这种嘲讽、冷漠和蔑视中，又时常表现出她对江青一伙的深仇大恨，表现出她对祖国命运的深沉思索和忧虑。她似乎看透了周围的一切，对生活和前途都已心灰意冷，觉得什么都已无所谓了。但是，在这种消沉心绪中，又时常表现出一种勇敢无畏、乐于为真理而献身的锐气。她无家可归，寄人篱下，被人歧视。然而正是这种遭遇，使她变得坚强了，具有了独立生活、工作和思考的能力。宗璞以精深的生活洞察力，既看到痛苦经历给梁遐所造成的不幸，给她思想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同时又看到生活磨炼了梁遐，给她的生命注入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小说最后描写梁遐在追悼周总理的悲痛深思中，拨去了心中的阴影，融化了心灵的冰霜，投入了声讨江青一伙恶魔的斗争。梁遐是在十年动乱的坎坷经历中磨炼出来的一代知识青年的优秀代表，是作者以心血塑造的感人至深的艺术形像。

有人称赞宗璞作品中的人物形像具有“兰气息，玉精神”，这是极为精到的见解。人处在逆境中而坚韧不拔，不为邪恶势力所屈服，从而使自己生命的本色永不褪变，愈益鲜艳，这是宗璞作品中所崇敬和赞美的人的宝贵品格。

### 三

宗璞对人和社会的关系持有这样的观念：就个人来讲，应该走向集体和人民，把个人的追求和事业同社会进步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才能使人生的意义获得升华。但是，人生道路曲折多艰，因而就社会来说，它应该给人以关怀、温暖和慰藉，帮助人们战胜人生的难关。宗璞曾说：“人世间太需要这种同情、这种热心、这种体贴了。”（《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鲁鲁》中的小犬鲁鲁，对于与主人离别后的身心交瘁的悲怆，对于已消逝的温馨生活的深切眷恋，这正表现了作者对人间友爱的真诚向往。因而，宗璞强烈谴责那种嫉恨、诬陷、残杀等反人道的行为。《我是谁》中的韦弥，是从海外“飞向祖国、飞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然而在“文革”动乱中，竟有人视她为“特务”，有人指责她为“反革命”，有人痛斥她为“牛鬼蛇神”，以致最后韦弥也迷惑起来：“我呵，这正在消失的我，究竟是谁？”宗璞以像征的艺术手法谴责这种种诽谤是要“推翻‘人’字，再在人的光辉上践踏、爬行”。然而，人的尊严是神圣的，不可辱的。作者严正地写道，“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这是饱含着深刻历史经验的哲言，是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真理。

我们的社会生活正不断发生着新的变革。人们面对新的现实，自然也都在进行着新的思考、寻求、奋斗、憧憬。时代生活的纷纭复杂，丰富多彩，也使宗璞近几年的作品，对社会人生做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思考。《熊掌》中的老经济学家楚秋泓得到一副熊掌，他唯一的希望是全家团聚，共享佳肴。然而不是儿子出国，

儿媳出差，便是女儿住院，女婿外出，以致待全家人聚齐时，熊掌已生虫子，不能吃了。从表面上看，作者所写的是一件家庭小事，然而它却蕴含有这样的生活哲理：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有时是会相悖的，但是只要是为了美好追求，这种相悖的惆怅就会转化成为一种幸福的欣慰。《核桃树的悲剧》是作者的愤世嫉俗之作。柳清漪的丈夫自私负心，出国三十多年未归，周围的人们恃强凌弱，给她的生活和精神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不幸，她无法摆脱种种困扰，只好砍倒了院中心爱的核桃树，聊以解忧和自慰，这就导致了“有用之材不能终其天命”的悲剧。“人欠我的不必索取，我欠人的一定偿还。”柳清漪终生以这一哲言待人处事，身心交瘁，却从不懈怠，默默无闻地贡献着自己生命的一切。宗璞以这“弱者自卫”的悲剧，呼唤着我们的社会应该关怀和公正地对待这些善良而不幸的弱者。《团聚》中的辛图，则在物质利欲的追逐中，使自己的精神日趋蜕变和苍老，这无疑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令人忧虑的现象。在这些近作中，宗璞以自己的心血和智慧深入思考着人生的各样问题，娓娓动人地抒发着她对“人性各式各样不同方面”的见解。

宗璞的散文，也一直着意在自己的生活阅历中，精心地开掘着它深邃的思想意蕴，表现它所蕴含的新颖的人生哲理。她善于将自己真切的生活见解，融化在动人的情感和美妙的形像中，让它在情感的抒发与形像的展现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你看，在淡淡的月光下，萤火“把亮点投向反射出微光的水，水中便也闪动着小小的亮点，牵动着两岸草莽的倒影”。在夜色浓重的晚上，萤火犹如一盏盏“小飞灯”，把“黑夜挑开一道缝，”使“花草亮了，溪水闪了。黑夜活跃起来，多好玩啊！”在星光灿烂的夜色中，萤火“使得连黑夜也璀璨美丽，使得连黑夜也充满了幻

想——”。作者在《萤火》中对萤火的美的描写和爱的抒发，寄寓着自己对生活深深的思索：萤火的亮光虽小，然而它使世界变得美好而富有生气！我们人世间多么需要萤火虫的发光精神呀！宗璞的散文，是她生活思绪和情致的艺术结晶，是从她心灵中迸射出的美丽的思想火花。

“若能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增添点抉择的力量，或仅只减少些许抉择时的痛苦，我便心安。”这是宗璞把自己第一本《小说散文选》奉献给读者时所表示的心愿。是的，社会生活纷纭复杂，人生道路曲折多艰，如何使人生富有价值和意义，如何使人的心灵纯洁、品德高尚，如何在生活追求中使自己生命有一个美好的皈依，所有这些重大的人生课题，宗璞都做过深入思考，有着精深的见解，形成了她作品鲜明的思考特色。

#### 四

宗璞曾说：“我自己在写作时遵循两个字：一曰‘诚’，一曰‘雅’。”“诚乃诗之本”，力求以“真性情”“真实地反映人生”。“雅为诗之品”，即“文章的艺术性”，它要“能够引人入胜，使人不能释手”。（《小说和我》）宗璞为着真诚地反映社会人生，她以深厚的文化修养，独到的审美理想和情趣，精心地开拓着自己的艺术境界，使作品富有独特迷人的艺术魅力。

如上所述，宗璞是以塑造知识分子形像而著称的。一般来说，这些人物文化教养高，性格较为内向，思想感情深邃、敏锐，纤细。要生动而深刻地刻画出他们性格特征和精神特质，很不容易。宗璞在塑造这些艺术形像时，能够别开生面，不流于一般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本人有着相应的知识积累和文化修养。

宗璞善于以人物所特有的教养、文化素质和志趣爱好，以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来描写他们的心理，表现他们思想感情的复杂微妙变化。《米家山水》中画家米莲予的山水画和她生活其中的山区风光，作者是着意运用宋代画家米芾、米友仁的画风，来加以描写和渲染的。宋代米家父子的山水画，突破了单纯用线条勾勒峰峦林木轮廓的传统技法，运用独创的水墨，深深浅浅，浓浓淡淡的“点”，来描绘烟云变幻、风雨苍茫的江南山光水色，生动地再现了大自然的美妙情趣。我们细细体察宗璞所描绘的米莲予的山水画以及她住所的风光景色，就可以感受到“米派”画风的浓郁特色。作家在这清幽、恬静的画境中，表现着米莲予不为世俗所囿，洁身自好，淡泊名利，克己让人的高尚情操和品格。很显然，作者在塑造知识分子形像时，如果没有相应的丰富知识和文化修养，是很难把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特征写活的。但是，她又从不故弄玄虚和卖弄自己的学识，而是把它深深注入人物的思想感情之中，使之构成了与人物形像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而有力地加强和深化了人物的艺术表现力。

宗璞作为一个忠诚于艺术的作家，她总是力求在创作上跨越自己，不断有新的探索 and 创新的。宗璞在回顾自己创作情况时曾说：“我自1978年重新提笔以来，有意识地用两种手法写作，一种是现实主义……一种姑名为超现实主义的”。（《给克强、振刚同志的信》）宗璞正是在发挥这两种写法的特长上，显示了自己艺术上不断追求和发展的轨迹。

宗璞的《红豆》、《不沉的湖》等作品，是以现实主义严谨的写实手法而引人注目的。她严格按照生活本来的逻辑和面貌，以委婉有致的白描手法，来精心描绘人物的心理，展现故事曲折的发展变化，点染生活的斑斓色彩。由于作者“把心里的一切，

都交给她的笔”，（《不沉的湖》）所以她的这些作品平易自然，娓娓动人，具有单纯、质朴、明朗的艺术特点。宗璞的力作《弦上的梦》、《三生石》等作品，仍然显示着她这种严谨写实的才情，具有前期作品委婉有致的风韵。然而，因着作者所描写的矛盾富有尖锐的对抗性，熔铸进了她强烈的爱憎感情，所以，这些作品在质朴的表层下，滚动着炽热的烈焰，形成了它们严峻、凝重、深沉的艺术特点。从《鲁鲁》到《熊掌》、《核桃树的悲剧》等作品，作者所采取的现实主义写实手法是有着明显的创新的。从艺术审美特征上看，她着意使所描写的平凡事实，升华为具有深刻意蕴的哲理情趣，力求在更为深层的生活哲理上来表现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在表现手段上则糅合进了童话笔法，突出了写实的象征意义，因而使作品诱人想象，发人深思，具有了更为宽广的生活透视力和辐射度。宗璞的现实主义创作是在不断深化中日臻成熟的。

宗璞所谓的“姑名为超现实主义”的写法，实质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变形艺术。《我是谁》、《蜗居》等作品，是她所做的有益尝试。宗璞把这种表现手段称为“内观手法”。她说：“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经，却求神似。中国画讲究‘似与不似之间’，讲究神似，对我很有启发……有的名画看去似乎不成比例，却能创造意境，传达精神，给人许多画外的东西。”（《小说和我》）所以，所谓“内观手法”，就是作者把生活现象扭曲，使之变形，甚至化为一种荒诞不经的现象。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奇异的艺术形像，强烈地显示出社会的某种世相和神髓，使之在精神实质上，更为有力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特征。《蜗居》中的“我”，在“上界”和“下界”，看见许多人带着“蜗壳”，蜷缩着，进入半冬眠状态，



唯恐被检举揭发出来，这正是对十年内乱中善良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传神写照。当这蜷伏在“蜗壳”内的人终不能免遭劫难时，“我”看见一个青年仰面大声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像人一样，活在人的世界！”“总有一天，真理无需用头颅来换取！”这是面对人生浩劫觉醒者所发出的声音，是这历史灾难给人们的启示，是正义的呼唤。所以，以“不似”的“形”，来透视社会世态“相似”的“神”，这是宗璞“内观手法”所具有的深刻艺术表现力。

## 五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宗璞在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同她有着精深的文学语言修养密切相关的。孙犁称赞宗璞的语言是“优美的无懈可击的文学语言”。他说：“宗璞的文字，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在细腻之中，注意调节。每一句的组织，无文法的疏略，每一段的组织，无浪费或蔓枝。可以说字字锤炼，句句经营。”（《肺腑中来》）这是对宗璞语言特色的高度评价。

宗璞语言的这种特色，在她小说、散文、童话、诗歌中，都有着深刻的表现。请看童话《湖底山村》中开头的一段精美文字：

一湖盈盈的水，那样蓝那样蓝，蓝得透明发亮，湖面上闪着一层轻浅的光辉。湖的周围有群山环绕，好似一带翡翠屏障，曲曲折折。山坡上种满了红桃绿柳，每到春来，杏花梨花开成一片花海，迎春的枝蔓婷婷袅袅，在微风中忽卷忽舒。榆叶梅的繁复的花朵像是一个个忍